

安隆街的俄式老宅 满满的都是回忆

□黄振宇



早些年道里“偏脸子”一带的俄式老宅。



▲现今道里安隆街。黄振宇/摄

“偏脸子”是哈尔滨安字片儿的统称，旧时哈尔滨的“偏脸子”一带有许多俄罗斯人修建的房子。百年前，这些房子是当局为安排俄罗斯难民而建筑的，这些俄式老宅的墙体大多数是板夹泥的，外墙立面是浅黄色的，俗称板夹泥房。房子尖顶、铁盖、带天棚，为了保暖，在天棚的上面铺了半尺厚的锯末子。2000年前后，哈尔滨车辆厂拆迁了，原址上建起了爱建新城，安字片低矮的房子被拆除了，那些俄式老宅也没有了，附近居民都搬进了高楼大厦。在许多人心中，那里依旧承载着岁月的年轮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

壹 我家在俄式老宅里住了20多年

安隆街是“偏脸子”区域最不起眼的一条老街，是这里最早有人居住的三条街道之一，与哈尔滨车辆厂（原中东铁路总工厂）只有一道之隔，1925年前名为板障街。安隆街从车辆厂3号门附近起始到安和街结束，与安道街、安顺街、安丰街、安宁街、安升街、安广街等安字头街呈丁字交叉，整条街围绕着车辆厂轱里拐弯、断断续续。

旧时哈尔滨的“偏脸子”一带有许多俄罗斯人修建的房子。我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道外搬到道里“偏脸子”安隆街19号大院住的。1960年夏秋之交，我还是一个学龄前儿童。一天，我与爷爷、四叔一起到安隆街19号大院看房子，一位苏联马达姆（俄语：妇女）正在院里起土豆，他们全家即将回国，把空出来的房子给我们家住。那时我四叔在道里公安分局工作，安隆街19号大院里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给他承租居住的。此后一直到1985年此房拆迁，我们老黄家四代数十口人，先后在这个俄罗斯人建的老房子里住了20多年。

安隆街上有许多胡同，我家就住在街东端起第一个胡同最里面。因为这里多数是俄罗斯人建的老房子，住户与住户之间由板杖子间隔成一个个小院落，邻里间有个大事小情，互敲几下板杖子就会有人应答，由此看来安隆街原名叫做板障街是名副其实的。那时，我们俗称车辆厂为“铁路大厂”，它也是由板杖子围成的，但它的板杖子严密厚实，有一人多高，并且带“人”字形尖顶。我家住的院子与“铁路大厂”只有一墙之隔，前后院加起来有200多平方米，后院有一丛丁香树，前院靠大门附近还有棵小榆树。

我家搬来时祖辈有我爷爷、爷爷（爷爷的弟弟）一家，再往下就是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了。

那年父母虽然不到40岁，却已生养了8个子女，最小的弟弟还未出生。

我家住的房子是尖顶、铁盖、带天棚的，外墙立面为浅黄色。为了保暖，在天棚上面铺了半尺厚的锯末子。搭梯子上去后，略微低头就可以弯腰行走，所以上面能存放很多暂时不用的旧物、书籍、器皿等。我家的三个住屋中有两个屋子搭床，还铺有地板，另有一个小屋是水泥地面加火炕，十余口人搬来住都不算挤。原厨房带烤炉，能烤面包等，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，粗粮都不够吃，就别提烤面包了，没等用就被家人拆除了。记得那时安隆街一带的胡同内有许多苏联人居住，后来苏联人陆续都搬走了。

贰 老宅里的青春岁月

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每年五六月份，我们兄弟几人便在老宅大院里栽种上豆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黄瓜、向日葵等，还有各种花卉，比如地瓜花等，整个大院生机勃勃。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；种地不上粪，全是瞎胡混。老宅大院的角落一般都有自家的旱厕，大粪是上好的肥料。大家都明白：化肥伤地，上得越多土质越差；而粪肥养地，对土质很有好处。每年院里的菜园子都枝繁叶茂，花团锦簇，瓜菜累累。到了蔬菜成熟期，家里来客人时，可到菜园子现摘豆角、茄子、黄瓜等，新鲜可口，很容易就能凑上三五五个菜肴。那时副食、鱼肉凭票限量供应，每月吃不上几次。

后来，因人口多，我家在老房子旁的空地上又接了一间房，三面红砖，在旧墙上扒个门，与原房一体。没起房脊，在房顶铺的是油毡纸，屋内盘了一个大火炕，火炕一端砌了个烧煤的炉子，炉子可取暖，并带火炕，晚上能睡五六口人，我们哥几个就在这个火炕上睡。全家人吃饭都

在这个屋子，有时在火炕上放个炕桌，地下有个“靠边站”（折叠桌），不愿上炕在地下吃也行。白天，我妈和四婶常坐在火炕上唠家常。

记得1973年冬季的一个夜晚，我家发生了一次煤气中毒事件。那天晚间烧炉子的煤未燃尽，散发出一氧化碳将我们都熏晕了。那夜先是我小弟边呕吐边哼叽，我四叔睡得晚，虽然在半夜也被熏着了，但神志还算清醒。在全家性命攸关的时刻，他咬着牙坚持走出屋子，猛敲邻居家的板杖子。邻居全家人都过来帮忙找来救护车，帮我们穿上衣裤，送往医院抢救。经过紧急处置，我们全家获救，并安全返回家中。

我家住的安隆街大院曾多次举办过新婚庆典，有的婚礼酒席也是在这个院里办的。我的八叔、大哥、二哥，以及我的婚礼都是在这个大院办的酒席。为使婚房宽敞一些，我将老房子原来的门斗拆改为保暖住屋，这样我结婚时就有了两个住屋。原来带火炕的小屋当卧室，把门斗改成客厅。在当年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有两个不大的房间也算可以了。我结婚新打的家具就是用从老房架上拆下来的旧木料做的，老房子的房架结构全是木头的，甚至地基用的都是方方正正的红松木方，外面刷了一层油漆，埋在地下数十年了还很结实，一点未腐烂。

叁 安隆街依旧承载着岁月的年轮

我曾两度离开故乡又两次返城，那时安字片和安隆街没有太大变化，胡同内及整个安隆街一直是土路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才开始有了明显改观。

1985年安隆街一带开始拆迁，建了数栋大楼。我家因弟兄结婚成家、单独立户，一共分得了5套回迁房，都在安字片。那些年，兄弟们和老邻居住得都不远，也经常来往。直到2000年前后，车辆厂拆迁了，原址上建起了爱建新城，安字片低矮的房子相继被拆除了，俄式老宅也没有了，附近居民都搬进了高楼大厦。

进入新世纪，安隆街已被拓宽成双向车道，连接爱建新城，辐射安字片，道路四通八达，处处高楼林立，每天车水马龙。现如今，我家搬离此地也很多年了，有时路过这里，还常会想起半个世纪前在这里居住时的往事。在我眼中，那里依旧承载着岁月的年轮。在人们心里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（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王铁提供）

作者简介

黄振宇 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喜欢写作、旅游等。



现今道里安隆街两侧高楼林立。黄振宇/摄

与您约稿

哈尔滨记忆专版通过寻访城市老建筑、老物件、老故地等，讲述发生在哈尔滨的老故事。如果您酷爱城市历史研究，或是相关领域专家，

欢迎提供稿件。

稿件相关要求如下：1. 文章字数为2500-3000字，多幅相关旧照。2. 文章相关要求为：主题鲜明、史实

精准、故事情节丰富、可读性强等。3. 稿件请发送至22304430@qq.com，同时请注明姓名、个人简介（100字以内）、联系方式。

